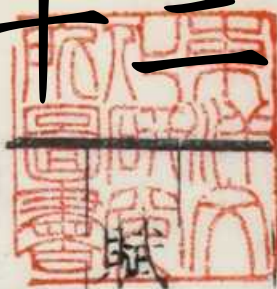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卷五十二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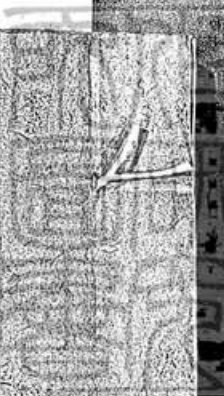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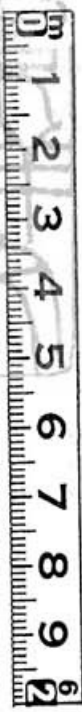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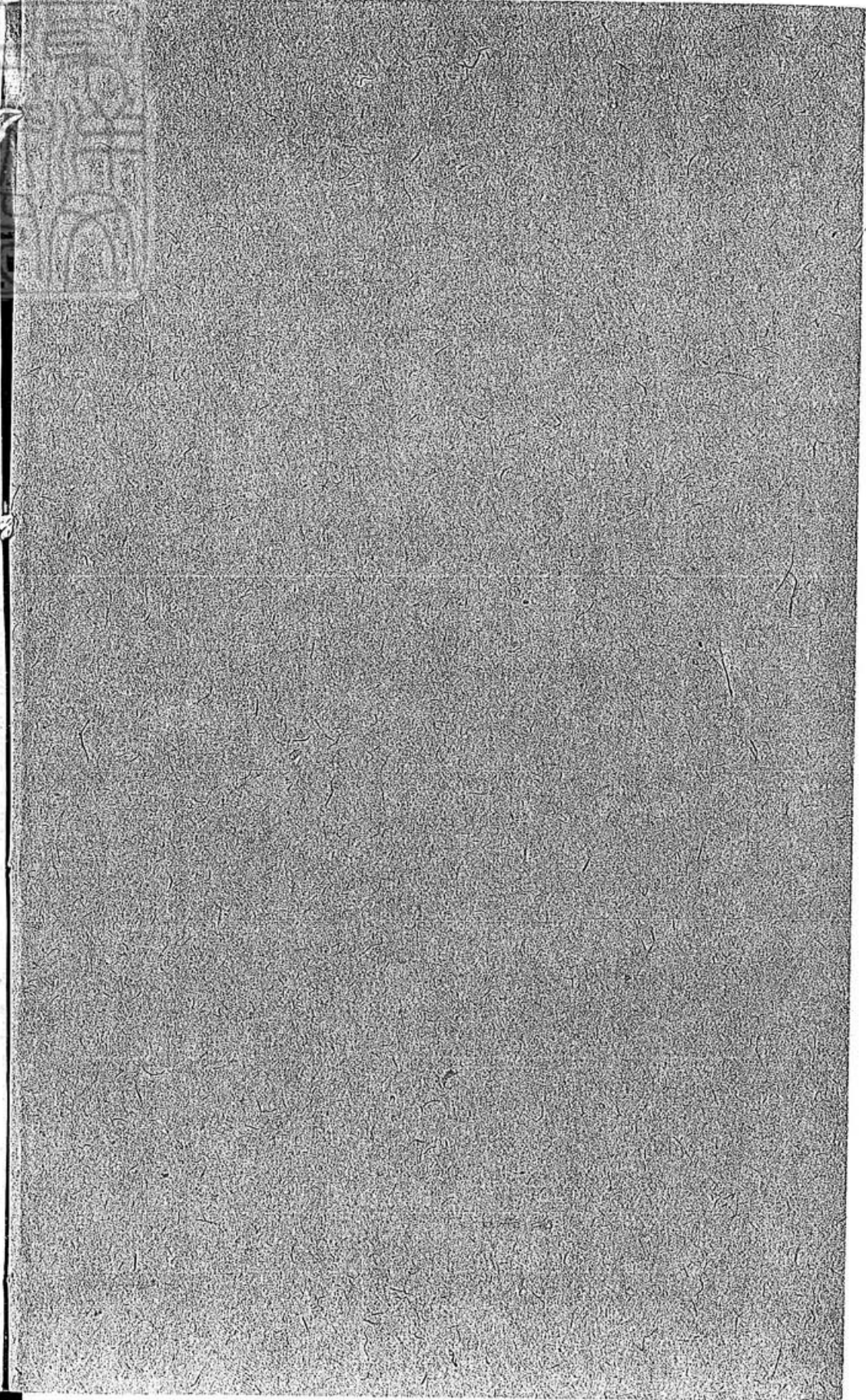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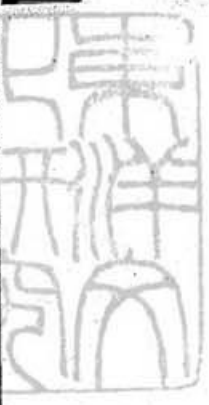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所
圖
書





選卷第五十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所圖書書上

與范宣子書

子產

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
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賄聚於宮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
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貽子產書

叔向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所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絕秦書

呂相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

場我文公助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
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
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
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
家我襄公未亡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
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是康靈即
位康公我之伯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
螽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
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
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
有狄難入我河縣林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
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
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
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
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
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
我曰秦昔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
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噩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
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心疾首暱就寡人師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
矣敢盡布之執事執事實圖利之

遺燕將書

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
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
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
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
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

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
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
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
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
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
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因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
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
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
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
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
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

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
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
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
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
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
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
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
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
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
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王之過而爲五伯首
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
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
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
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
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
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
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
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
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
願公擇一而行之

遺樂間書

燕惠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悵國而去則寡人之不
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
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

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
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
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
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
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
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
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愛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
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
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
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有封疆家之有垣
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
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
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
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
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
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
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
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
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
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
故遠近無異辭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
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
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

廣文選卷第五
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教以書謁之

遣章邯書

陳餘

白馬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一歲矣所亡失已拾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又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

與淮南王書

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

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

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

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貴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王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

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
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德王不
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
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
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
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
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
已

報李陵書

蘇子卿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孽豺狼出
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改朝
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

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
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
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
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
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
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沉於家室孤
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
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
之封未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
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貶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
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
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岱馬越鳥

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重報子卿書

李少卿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依暢幸甚幸甚遠
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自從初降以至
今日身之困窮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觀毳
幘以御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
馬悲鳴吟嘯成群聽之不覺淚下與子別後邊聲四起
晨坐益復無聊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
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每一念至匆
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刻頸以見志故國家於我
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左右之人見陵如此爲不入
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怛爾子卿
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誠以虛死不如立節
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
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
爾足下又云漢於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聞子
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子尚如此陵復何
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
中誰復能屈身稽顙迴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耶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與蓋寬饒書

王子陽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命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遺公孫賢良書

鄒長倩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樸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繡倍繡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襪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樸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樸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樸

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
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
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音

荅劉歆書

楊子雲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
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艾相愛視覲動
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
官朝今舉者懷絀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寬舌知人之德
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言十五卷君
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
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
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
平臨卭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奉言
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
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
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
縣邸銘王卮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莊
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
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軍常見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
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
奉旦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
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
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
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齊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鈔摘次之於槩二十
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
燕及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
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
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
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保邦民否
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
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
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
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扶聖朝遠照
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
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
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辭情覽
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
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人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
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
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
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
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遺李軼書

馮公孫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
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
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
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

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
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垂離綱紀已絕四
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
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
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
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

與楊廣書

馮公孫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士林
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
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
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困
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
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
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
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
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
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
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
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
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復之所欲厚者將反薄
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
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
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
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貞可引領
去矣前地與地圖見天下郡國自有六所柰何欲以區
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
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
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义手從族乎及今
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
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
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與隗囂書

竇周公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
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必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
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
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
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
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
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
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
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
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
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
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
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
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

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誠馬廖訓子弟書

楊子山

終閔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毋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漢興諸侯不立教誨多觸禁忌故有忘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

誠竇憲書

翟亭伯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謁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

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度幾夙夜以求終
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
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因衛尉克已復
禮終受多福郊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
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
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
殷可不慎哉竇氏之典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
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
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
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
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矜業業
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與梁商書

李子堅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
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
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
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
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固窮路而未
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
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
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王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
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
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今德崇

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
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
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加近者月食旣於端門之側
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
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
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息之憂誠今王綱
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
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固狂夫下愚不達大
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與黃瓊書

李子堅

聞以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蓋君
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不否之間
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王枕山棲谷揚迹巢日其
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
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
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
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項徵聘之
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
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
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報桓譚書

班嗣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

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漁釣於一壑則萬物
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
罔不歟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
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
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轡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
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
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規竇武書

盧子幹

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
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
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受其警言哉今足下之
於漢朝猶且與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

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攬耳而聽
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
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法之下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
以次見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宜辭天
賞以全身名文比世祚不競仍求外嗣可謂危矣而四
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
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
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
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干說皇甫嵩

閻忠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
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

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
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
末冬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威德震本朝風聲
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
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求安平嵩曰夙夜在
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
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
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
搗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羽檄先馳於前大軍
嚮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闔官之罪除羣凶之
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
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
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濟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
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且今
堅官羣居同惡如市上今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
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
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且人未忘主天不佑逆
雖云多讒不過放廢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
因亡去

廣文選卷第五十二

江都葛澗校

